

何明松 縱橫劇壇數十載 化妝與「化裝」

香港舞台劇「化裝」大師何明松在過去的二十三屆香港舞台劇頒獎禮中曾七次奪得「最佳化妝造型」獎項，其中更曾連續四年奪魁。他孜孜不倦地專注研究舞台化妝，是香港劇壇專業化妝界的開拓者。松哥眼中的舞台化妝師應是「化裝」師，因他們並非單限於在演員臉上填上色彩，同時亦包含很多其他工作，「我們必須看造型的要求，負責的並不單止是一塊臉孔，而是演員的整個頭部，這包括髮型和髮飾，當中尤以髮型最重要。所以應是『化裝』才貼切。」

■文：小蝶 照片：何明松提供

雖然天譽滿全行，行內人尊稱他為「松哥」的何明松卻坦言當年並非自願選擇「化裝」行業，而是被國家分配。他從小對繪畫和寫字特別有興趣，其一手好字更是校內知名。中學畢業後，家在湛江茂名的松哥到由紅線女當校長的廣東省藝術學校的舞台美術班修讀，學歷等於香港的大專。在那兩年的課程中，他學習佈景、燈光、服裝、「化裝」、道具等。第一年以繪畫為主，他畫了很多素描、粉彩畫和油畫，打好了穩固的根基。第二年，學校根據學生的專長分配專業。松哥的人像畫最出色，所以被編入「化裝」班。有趣的是，當時松哥並不喜歡「化裝」。他說：「我喜歡繪畫風景，所以我當時希望唸佈景設計。」我們不知道若松哥唸了佈景，舞台設計會否多了一位著名的佈景設計；卻就可以肯定香港舞台「化裝」會少了一位大師級人馬。

從樣板戲到話劇

兩年課程唸完後，二十三歲的松哥被分配到廣東省話劇院工作。在那兩年中，他在劇院內有了很多實習的機會，很多舞台劇角色的「化裝」都是出自他的手筆。「那是樣板戲的年代，『化裝』都是面譜化：英雄角色繪上關刀眉和吊眼，壞人便八字眉和賊眼。那時候話劇院有很多舞台劇上演，我們實習的機會非常多，鍛煉出純熟的『化裝』技巧。」那時正是每月三十六元工資的年代。沒演出時，松哥每天朝八晚六上班；有演出則傍晚五時在劇院工作至劇終。他住在話劇院的宿舍內，一房四床，吃着飯堂的平價飯，過着群體生活。平時哪有假期？只有五一、十一等才有休息日。我問松哥他朝八晚六幹些什麼。他說：「我躲在那個偌大的工作間內繪畫，甚至在那兒睡覺。我什麼類型的畫都喜歡畫，以人像為主，亦愛做雕塑。我非常熱愛繪畫藝術，但只視它為興趣而已，並非希望以它維生。」兩年後，話劇院派松哥到中央戲劇學院進修舞台「化裝」一年，已在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製作廠工作。之後，他重返話劇院時，已是一名小師傅，負責很多「化裝」的統籌工作和獨立設計。

應聘來香港發展

一九九二年，香港話劇團當時的藝術總監楊世彭希望將話劇團擴展為雙語化，並做得更專業化，便到廣州的話劇院招聘有能力之人。他一方面延聘數位能操純正普通話和粵語的雙語演員來港加入話劇團，一方面亦聘請專業駐團「化裝」師。「香港當時沒有專業的舞台『化裝』師，楊總監想將話劇團的『化裝』專業化，便需到內地



■何明松為香港話劇團演員劉守正在《聖誕奇幻夜》裡的角色塑造造型。



■鍾景輝在舞台劇《不期而遇的男人》的「化裝」正是出自何明松的妙手。



■何明松曾為在《德齡與慈禧》中飾慈禧的盧燕「化裝」。



■何明松為演員周志輝「化裝」成俄國作家契訶夫筆下的「凡尼亞舅舅」。

招聘，因為內地有很多學校，人才較多。當時他見了數人，最後只請了我。這可能是因為其他人多是跟師傅學藝，我則是專科畢業，更曾在北京中央戲劇學院進修。」

還有一個原因令松哥獲得楊總監垂青和讚賞，就是因為他以列寧的「化裝」造型奪得內地的「模仿化裝大賽」冠軍。是次奪魁不單為他獲得當時昂貴罕有的彩色電視機一部，更加因此開展他與香港舞台和香港話劇團的二十多載情緣。當時松哥已經有了家室，為何會捨得到香港發展？「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廣州的話劇業開始慢慢衰退，香港卻愈來愈專業化，所以我很想到香港發展。廣州與香港相距很近，我可以常常回家探望家人。」由於那時新華社不讓來自內地的僱員在港工作七年，所以他和一班一同從話劇院來港工作的舞台工作者都在香港工作六年半後返回廣州。二零零一年，話劇團公司化，更加需要松哥的專業服務，又再禮聘他回港。「我也喜歡在香港工作，因為廣州的話劇製作很少，我又不想做影視的『化裝』工作。相反，香港的話劇很蓬勃興旺，可以讓我有更多機會繼續我的『化裝』工作。」

「化裝」突出角色特點

到底松哥是怎麼樣為一齣舞台劇的角色設計造型的呢？「我必須先閱讀劇本，了解劇情、角色的性格和精神面貌。香港有些舞台劇的服裝設計是兼任『化裝』和髮型設計的，所以我會找服裝設計商談角色的整個造型。不過，亦有很多導演找我擔任『化裝』造型設計。若遇上後者，我便會先與導演開會，了解他如何塑造每個角色，然後根據他的意念繪畫角色造型圖。不過，我的設計範圍只限於演員頭部的化妝、髮型和髮飾設計而非全身。」為何「化裝」竟然會以髮型最為重要呢？「因為髮型代表了角色的年齡和身份。如角色是年輕的，頭髮便會豐厚些，髮線不可向後，避免顯老，所以我們連所有髮飾的設計和配襯也得顧及。演員所戴的假髮『起模』和主要角色的織髮很多時都是由我親手製造。若演出的是

翻譯劇的話，我還要貼假鼻，製作下巴和假眉骨等，整個造型都要兼顧。」

綜合多年的經驗，松哥認為舞台「化裝」師必須了解人的面孔結構和色彩，而且要具備藝術眼光、立體造型的思維和對人物整個頭部的觀察力。他覺得繪畫可以訓練「化裝」師眼睛的觀察力。「很多人只集中在演員的面部，有經驗的『化裝』師則會考慮整個造型，包括角色的身份、年齡等。最重要的是要利用『化裝』來反映角色的特點，並非單純化一個漂亮的妝容，亦非為化妝而『化裝』。」松哥初來港時，已經開始以畫筆繪畫鼻影和腮影，以突出造型的繪畫性。當時香港很少人這樣做，對於松哥的新穎技術不太接受。到了今天，已經有很多舞台「化裝」師採用這種手法了。

出色「化裝」可搶鋒頭

松哥認為十六、十七世紀翻譯劇的造型最複雜，「化裝」師要做的工夫特別多。《黑鹿開口了》是他記憶最深的一齣舞台劇。「那是一個很大的製作，全部演員都要戴上假髮，男的更要黏上鬍子。我為這批角色繪畫了很多張設計圖，不過具體的細節還是要靠『化裝』和真正造髮型時才能表現出來。」努力的結果是松哥憑此劇的設計奪得該年的最佳化妝造型設計獎。還有一次，話劇團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傳一齣西洋翻譯劇。記者們的鏡頭不向着正在演戲的主角，反而被沒有台詞，但禿頭、黏上假鼻假鬚的演員周志輝搶去鋒頭，因為松哥把他的造型造得實在唯妙唯肖。除了話劇團的演員之外，松哥亦曾為香港的汪明荃、馮寶寶和米雪等著名演員「化裝」，內地則有紅綠女、馮羣、楊玉瑩和毛寧等。

松哥的女兒沒興趣繼承其衣鉢，卻有志向舞台服裝設計發展，現正在內地學習，並開始在小演出實習。他說他的同學都退休了，他也期待着過退休的生活，可以輕輕鬆鬆地與家人聚在一起，閒時在天台種植花菜，享受閒情。若松哥真的退休，肯定是香港劇壇的一大損失，因為他在「化裝」界真是貢獻良多。

現代芭蕾舞傑作《浮士德》即將登上國家大劇院舞台

新華社電 國家大劇院日前召開新聞發佈會，介紹近日上演的現代芭蕾舞傑作《浮士德》。據介紹，3月11至13日，摩納哥蒙特卡洛芭蕾舞團藝術總監馬約率團登上國家大劇院舞台，上演現代芭蕾舞傑作《浮士德》。《浮士德》是德國大文豪歌德的傳世之作，曾被後世改編為話劇、歌劇、舞劇等多種藝術形式。



■摩納哥蒙特卡洛芭蕾舞團藝術總監馬約（中）與團中兩名中國演員鄧蜜（右）、王樂（左）合影。

摩納哥蒙特卡洛芭蕾舞團是一個擁有百年歷史的傳奇名團，曾以《灰姑娘》、《睡美人》、《天鵝湖》等先鋒銳意、構思絕妙、視覺震撼的舞作驚豔京城舞台。與此前上演的幾部童

話題材舞作不同，此次，馬約將用舞蹈語彙探索深邃的人生命題，邀觀眾與劇中主人公一同體會靈魂的愛與痛、歡愉和誘惑。

三重意外驚喜

歲晚送馬迎羊之際，廣州交響樂團在星海音樂廳為愛樂者帶來好些第一次，更為筆者帶來了三重意外驚喜。指揮亞龍·特勞布，是以色列人，英文姓名 Yaron Traub 似曾相識，曾與「廣交」合作過，但筆者則是第一次聽他的演出；選奏曲目中的法國作曲家托馬西（H. Tomasi 1901—1971）所寫的長號協奏曲，是少有的同類作品，過往聽過錄音，聽現場這是首次；當晚擔任獨奏的是「廣交」的首席長號雷震，過往亦未聽過他的獨奏，所以這是一場帶有好些第一次新鮮感的演出。不過，音樂會的曲目安排，在長號協奏曲前是柴可夫斯基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幻想序曲，之後亦是柴氏作品，規模更大的第五交響曲，都是耳熟能詳，色彩鮮明強烈的音樂；由是這也便一如是西方樂曲常用的三部曲結構，托馬西富有法國風情的協奏曲，便變成與前後兩首色彩濃烈的柴氏作品構成對比的中段音樂一樣。

開場的幻想序曲，其實是一首交響詩，長近二十分鐘，特勞布的指揮動作有很高的可觀性，對這部作品中各個主題的處理亦很形象化，應優美的優美，應強烈的強烈，發揮了一定的感染力。但都在意料之中，並無多大意外驚喜。

長號「柴五」帶來驚喜

托馬西的長號協奏曲，三個樂章共長約十七分鐘，意外的是雷震對不易掌握的「法國」風情竟能以長號演奏得絲絲入扣，細膩溫醇，恍如將雄獅馴服到有如綿羊一樣。第二樂章加上變音器吹奏的一段優雅，散發出沉寂的色彩，尤為迷人；全曲不在於炫耀長號的燦爛金屬音色，而在於展示柔美內在的情感，雷震可以說能做到了，能在樂隊的伴隨下，將這種細膩內在的情感突顯出來，這可是需要呼吸技巧配合雙手運指，再加上對樂曲的理解，和指揮與樂團的默契才能結出的成果。

第二個意外驚喜是下半场已不知聽過多少次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這部四個樂章，長達47分鐘的大型作品，名家錄音多不勝數，原無太大期待，意外驚喜是特勞布的演繹充滿了強烈的爆發性感情，第一樂章昂示部的強弱對比，很快便醞釀出狂熱的氣氛，為銅管樂組軍號式的連接般提供刺激性動力；第二樂章著名的圓號獨奏主題，奏得穩定優雅，抒情溫暖中又帶着點沉傷傷感，動人得很，已讓人沉醉；意外地單簧管與巴松管奏出的中段主題美妙的牧歌風情調，同樣迷

人；及後「命運主題」闖入，帶進再現部後，高潮一浪接一浪推進，特勞布沒有絲毫放鬆，頗有淋漓盡致之勢，實在暢快！

「柴五」的第三樂章，通常是讓台上下「回氣」，輕鬆得多的圓舞曲情調音樂，但在特勞布棒下，更將此樂章從沙龍風情的音樂更加美化成為展現弦樂及木管美聲的平台，雙簧管的表現尤為突出，特別是第三段再現，圓舞曲主題的獨奏，及隨後與巴松管將主題展開，氣息運用之平穩和音色之飽滿，讓人有即時鼓掌的衝動！但更意想不到的，是終章儘管弦樂與木管繼續有不少發揮機會，但銅管組更為突出，「命運主題」多次在銅管組主奏下，主導着整首樂曲最後的「命運」發展，亦主導着聽眾的情緒，不斷被掀動而向上攀升，似乎要將前三個樂章仍有剩餘的力氣都要噴發出來一樣，「廣交」實力相當強的弦樂，在這次「柴五」的演奏中，可說是大大感受到來自銅管樂組的「壓力」了。

重遇香港故人之子

第三個意料之外是音樂會在聽眾停不了的熾烈掌聲，和特勞布再三返場後結束，到後台向他祝賀，但見他已大汗淋漓，全身濕透……及後宵夜時進一步了解這位首次接觸的指揮家，才知道他的父親是名聲響亮的 Chaim Taub，也就是在國際一流的以色列愛樂樂團演奏了三十年（1959年入團），其中二十年擔任樂團首席的小提琴家。這位於美國茱莉雅音樂學院跟隨名師 Ivan Galamian 習藝有成的高足，七、八十年代多次隨同「以色列愛樂」訪港，直到1988年才從樂團退休，轉而專注培養後起新秀，香港的資深樂迷是否對這位名師仍有印象，或許因人而異，但據特勞布所言，其父親很喜愛香港，只是特勞布自己仍未有機會到香港來。

猶記得1978年蘇賓梅塔帶同「以色列愛樂」訪港，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如臨大敵，進場聽眾的手袋、手提包全要搜查，說來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特勞布即使已出生，亦應是稚齡兒童。不過，儘管 Chaim Taub 的名字仍記得，但其在台上的首席丰采如何已全無印象了，無論如何，Chaim Taub 亦當是香港樂壇上的故人了，能在數十年後在廣州遇上故人之子，確實是驚喜得很，至於父子兩人的姓氏：「Taub」與「Taub」，何以會感，動人得很，已讓人沉醉；意外地單簧管與巴松管奏出的中段主題美妙的牧歌風情調，同樣迷

■文：周凡夫



東亞大陸上最古老的部族「白馬部落」擅彈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實習記者 李娉娉 文縣報道）「多情的白羽毛吹舞動在心間，九十九支歌兒總是唱不完，火圈舞步洋溢着幸福美滿……」古樸豪放的白馬山歌迴盪在山間，甘肅省文縣日前舉行琵琶彈唱大獎賽，預熱首屆中國（隴南文縣）白馬民俗文化旅游節。

小伙彈起琵琶，姑娘翩翩起舞，《唱響中國夢》、《花船戲》、《摘花椒》、《拜碼頭》等29個旋律優美、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參賽節目逐一呈現，角逐冠軍。本次大賽共有來自文縣草河壩、舊寨、石門溝等8個鄉26支代表隊的752名演員參加，現場吸引了逾萬名觀眾，金草地村參賽隊最終捧得大獎賽冠軍。

文縣文體局副局長高有權告訴記者：「白馬民間歌曲豐富多彩，是代代相傳積累下來的精神食糧。寨子裡上至七、八十歲的老人，下至

稚氣未脫的孩童都會演唱。」白馬琵琶彈唱手李寶元說：「我從小跟爺爺學琵琶彈唱，一彈就是50多年，農閒或者節慶大家聚在一起，一邊彈唱跳舞，一邊大碗喝酒。」

白馬人傳唱的曲目以古曲為主，且與生產生活密切關聯，如除草號子，就是當地人在除草的時候傳唱的，類似的還有磨麵曲、打草鞋曲，還有男女情歌對唱曲目，如繡荷包、送郎歌、正月裡採花曲等。此外，白馬人所彈的琵琶也是自己製作，至今當地仍有很多手藝精湛的琵琶工匠。

據史料記載，隴南文縣白馬人是古代氐人的後裔，即古文獻記載的白馬氏。2008年，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專家團走入白馬人的聚居區，進行基因採集，而研究結論令人震驚：白馬部族是東亞大陸上最古老的部族。



作者供圖